

田汉先生与他的三个孩子： 田申、田大畏、田野(上)



田汉敬爱母亲，孝顺母亲，爱护关心兄弟，对自己的孩子更是喜欢，对他们一向严格教育。他深知，孩子们成长过程不易，没有温暖和谐相处的家庭生活，长大就会很艰难。而孩子们也对父亲尊重、喜爱，想多一些聪明和智慧，想和慈善的爸爸多一点交心，多一些谈话，多几餐饭桌边的温馨爱语。多想每天开开心心，听父亲大人爽朗开怀大笑，在奶奶的生日之日多一些家庭气氛是不是？但这个家庭是个革命的家庭，严肃的家庭，每个人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创造自己的价值，孩子们给父亲的礼物是：工作汇报，思想汇报，事业汇报！

田申(海男哥哥对我说)：我们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这是父亲最值得骄傲

的。孩子们都要求进步，思想上进，在工作单位是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工作者！谁都不落后，为田家争气争光是三人的唯一特点！三人都知道，自己的父亲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作词者田汉，不容忽视。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，生活的，必须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更严格教育下一代。

“海男、大畏和田野，一父三母最难写。父亲恩爱重如山，追悼会上泪滴血！——田伟”

我只能在田家人会合的日子里见到三位兄长姐姐。我父亲和三叔一家共六个孩子，加伯父家三个孩子，一共是九人，基本上没有合照，围绕着百岁奶奶、伯伯、父亲的一张全家福几乎是零，这是永远的遗憾！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们要尊重堂兄

堂姐，因为田家的教养就是尊老爱小、一家团结、互帮互助，有时候父亲会含泪对我们说：“伯伯不容易，三个‘伯母’也不容易，三个孩子就更悲惨。”唉，故事就是这样来自于生活，剧本就是这样创作出来，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人生苦短路漫漫——

2016年的10月6日，东京世田谷文化剧院，由上海戏剧学院、中国国家话剧院、一般社团法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公演《狂飙——田汉传》，我有幸参加了本次活动，并受邀与大导演、大明星、大院长同台叙说伯伯的故事！那一次，我见到了田沁鑫、金世佳、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、东京主办单位酒井夫妇，并赠送了观摩招待卷50枚，有缘的亲朋善友一起走进了剧场，享受着最高戏剧艺术表演，静听着优秀演员们的表演，他们是那样的认真，那样的倾情，把观众带入田汉的世界！

表哥！表哥！表妹用纯天然甜美的声音在叫表哥田汉，他们是在异国他乡相爱的表兄妹。他们在东京开始了恋爱的季节，表妹易漱渝就是



田申的母亲。他们相爱，美景蓝图，跨海归来，为申沪诞生的孩子而取名：海男。健康的孩子茁壮成长，操劳的田汉为产后患重病的表妹费尽心思，从上海一直到老家长沙果园镇乡下，把海男交给祖母埋葬了表妹，笔下的文字写下了无数的关于悼亡妻漱渝的诗词；表哥从此失去表妹，悲痛欲绝，可怜的孩子就交给祖母带养，田汉兄弟重赴上海开展活动，为文化艺术事业而奔波！

田申（海男）（1923年1月25日—2012年2月9日），他从乡下开始读书识字，后到长沙市读书，父亲叫祖母和海男到上海一起生活，到杭州清波小学读书，又去上海麦伦中学。然而，战争夺

去了少年郎学习的机会，他辗转又回长沙明德中学高中部，在学中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。在父亲田汉的带动下，他努力创办、编辑了《抗战儿童报》，同时“儿童剧团”也相继成立。可不是吗？在他十岁的时候，就在父亲上海的话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中与扮演工人老王的聂耳一起创作了一个经典。田申扮演的儿童小栓子被日本鬼子开枪，观众在台下也愤怒至极，聂耳抱着流血倒下的小栓子一步一步走向台前，愤怒地大声呐喊：“还我河山，还我孩子！小栓子啊！”（父亲回忆说：每次演到这，就是剧中的高潮。田野最喜欢看这场戏，哥哥与聂耳感人的一幕。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句惊人的台词：哥哥被日本鬼子打死了！）聂耳的激情与魅力塑造了一个最棒的被压迫的工人代表，他真情的泪水滴落在田申脸上，观众那雷鸣般的掌声与口号声也汇成一个抗战救国的战场！

1943年，田申参加革命并当兵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，任作战部参谋，在新一军军